

上海攝影的百年嬗變 與都市想像

• 張 雯

2025年2月14日情人節，上海大光明電影院重新上映香港導演王家衛的經典之作《花樣年華》(2000)。現場有不少人用一次成像的寶麗萊相機，拍攝電影院外的巨幅海報。而九十年前攝影師金石聲在此拍攝的照片《大光明大戲院》(1934)，正在距離電影院五百米的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展出。在金石聲的照片中，晚上電影院外大熒幕上閃亮着的電影片名《世界進步着》(*The World Moves On*, 1934，又譯《氣壯山河》)，彷彿就是上海的代名詞。

正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展出的「上海：攝影之都1910年代—2020年代」(以下簡稱「上海：攝影之都」)展覽由著名攝影評論家顧錚教授策劃，展期由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5月5日。展覽分為「光影前驅」、「紀實立場」、「多元表現」與「特別呈現」四個部分，匯集了三十五位上海攝影藝術家的268件作品及八十多組文獻實物。他們長期生活在上海，長期思考攝影，長期用攝影來觀察上海。展覽中不僅有這些攝影師的代表作，

還有不少新作或此前不為公眾熟知的作品，以呈現更豐富、更多元的上海圖景。攝影的傳入與上海的開埠幾乎同時，正如策展人在開幕式上所說：「攝影與上海互相成全。」本文嘗試透過這個展覽，重新理解上海、攝影及兩者之間互動互塑的關係，以及跨越百年的變遷與發展。

一 從丁悚與郎靜山開始

來到位於上海市中心的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投映在懸掛幕布上的大照片和四張懸掛在牆面的小照片。幕布照片中，二十多位學生在戶外寫生，他們正面朝向鏡頭，前景中的戴帽男子直視前方，似與觀眾產生對視，背景中的龍華塔暗示此活動發生在上海。這是一張敘事性的照片，記錄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組織學生戶外寫生一事，它是現代美術教學實踐的重要舉措。這張由學校首任教務長丁悚拍攝的照片題為《本校龍華野外寫生，其二》，最初

發表於校刊《美術》1918年第1期。這本在當時印刷考究、內容充實的美術刊物，被魯迅稱為「美術的萌芽」^①。或許這時期的上海攝影，也可稱為中國現代攝影的萌芽。

與此不同，另外四張畫心尺寸約30×40 cm的小照片，則充滿了詩情畫意。畫面中沒有記錄特別的事情，也沒有明確的地點資訊，但具有鮮明的視覺風格特徵，了解中國攝影史的人遠望或可猜到是郎靜山的作品，即便這些照片裏沒有他多次獲獎的代表作《春樹奇峰》(1934)。細看左數第一張照片《臨流獨坐》(1933)，在瀑布的低處有一位獨坐者的背影。當時郎靜山與畫家吳湖帆交往甚密，兩人時常相約外出寫生，吳湖帆也據此照片作畫^②。《吳湖帆臨流獨坐圖》收錄於《梅景書屋畫集》(1940)，並在照片下方的展櫃中展示，外出寫生的照片與畫作在此相映成趣。二十世紀上半葉活躍在上海的郎靜山是中國攝影史上繞不開的人物。他依據中國傳統畫論「謝赫六法」，形成了獨特的創作方法

「集錦攝影」：「照相之稱為集錦者，乃集合多數底片之景物，而放映於一張溴紙上也。」^③郎靜山認為藝術攝影的創作可以依據人的視覺印象進行後期拼貼，以此克服照相機的機械限制，並形成具有民族性的藝術審美風格。右數第一張照片《華亭入翠微》(1936)是典型的「集錦攝影」作品。照片中遠處的峻山與近處的亭台、盆栽的成像大小顯然不符合照相機的透視關係，但其雲霧繚繞的氣韻之感彰顯了傳統審美。

雖然攝影通常表現為獨立創作，但丁悚成為「攝影發燒友」，離不開好友郎靜山的影響。在丁悚的回憶中，他與郎靜山相識於民國初年，受其影響時常隨身攜帶照相機，隨時為身邊的紅男綠女「影相」^④。他還加入了郎靜山等人創辦的中華攝影學社，參與組織日常會務活動。此次展覽展出的由藝術家後人、收藏家和畫廊保存的報刊文獻，如《攝影畫報》、《天鵬畫報》(後改名《天鵬》)、《中華攝影雜誌》、《飛鷹》等，還原了民國時期上海攝影界結社、辦刊、辦展的繁榮氣象。

在中西文化交流頻繁的上海，攝影師、知識份子對歐美攝影潮流並非一無所知。由匈牙利前衛藝術家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發起的新視覺運動(New Vision)是世界攝影現代主義時期的重要實踐，以探索攝影本體語言為根本遵循。在二十世紀初的上海，一群業餘攝影師發起了一場中國的新視覺運動，中國攝影的現代主義開始萌芽。1930年，第一個全國性攝影社團「黑白影社」由業餘攝影師陳傳霖在上海發起，至抗日戰



「上海：攝影之都1910年代-2020年代」於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展出。(圖片由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提供)